

定格秋色

■ 赵强

泛黄的叶子
树梢处悠悠坠落
仿若池边一叶轻飘的舟
秋日散漫的叶子
不但冷落了清秋的雨
也冷落了曾有过的灿烂花期

望着灰蒙蒙的天际
看不清这个烟雨迷蒙
城市的面目
也不晓得阳光
何时才会冲破雾阁
伸手拂去面庞的雨滴
纷扬的时光静止
秋色的画面
也已经在心中定格

诗两首

■ 闫吉文

独行山野

一
曲曲弯弯钻山涧，
沿途不孤秋果伴。
小鸟忧我生寂寞，
啾啾翻飞车窗前。

二
此山招引彼山领，
恰若导妹披紫红。
不识群峰真面目，
只缘身围群峰中。

三
看山是山又非山，
幻化仙翁来指点。
脚下歧路万千千，
踩准正道奔顶巅。

吟秋

秋雨洒潇潇，
秋风扬飒飒。
秋叶坠地飞，
秋凉自天发。

人在晚秋

■ 谢观荣

假如可以
我想跟秋叶一起飘落
在跌入大地母亲怀抱的时候
感受那愧疚已久的疼痛

从春到夏
我总有失重的漂浮感
只能祝愿自己是只风筝
线永远牵在故乡的手心

指南针在我身上
总是指着一个方向
那不是南
也不是北
只怪故乡的磁场太强

如今已到晚秋
故乡树叶即将落尽
我却蓬头垢面
与美丽故乡格格不入
但亲人一定还会认出我
我是故乡长出来的叶

有时想想
晚秋也没什么不好
如果坐在故乡的田头
我可以在落叶上写写诗
还可以跟着鸟儿唱唱歌
那种自由的心情
一定会温暖漫长的寒冬

那天，缴完电费回来的路上，我偶然看到一位背有些弯的年迈大娘两手提着一袋农产品之类的东西，第一眼看到这一幕，我就想老人家一定是进城来看她的儿女来了，同时，我的内心也像被锥子刺了一下，被深深地触动了。因为那一刻，我仿佛看到了自己母亲的身影。

由于当时天正下着雨，当我看到老人家那羸弱的身躯与其负重极不匹配而显得如此吃力，特别是她步履蹒跚、艰难在雨中前行的情形时，再不忍心看下去的我，于是奋力蹬车撵上她，一边帮她托运着行李，一边陪她老人家聊天……临别时，看到老人家的脸上笑盈盈的，我知道那是她作为一位母亲对我的特别奖赏与谢意。

■ 胡乐浩

我的母亲又何尝不是如此？每年秋收过后，母亲把自己亲手种植的且已晾晒好的花生、地瓜等农产品保存好，自己几乎一点也不舍得吃，把稍好一些的单独分捡出来专门留着。每当我隔三差五打电话问候她，母亲总不忘在电话中提醒我有空回家捎带一些回来，倘若我老是不回家，抑或母亲觉得时间稍长了一些，她就沉不住气了，于是便自己坐车大包小包地给我送一些来。在别人看来，也许这些青菜萝卜值不了多少钱，但在母亲眼

里，那是吃着既放心又便宜的“绿色食品”……

母亲一向很节俭，她经常告诉我生活要俭朴，尽量不要浪费，在她的感召教育下，耳濡目染，我也继承了她的这种美德，平时过日子，只要能吃的我就不会轻易扔掉，能用的我也不会随便更换……

母亲没有多少文化，但大道理还是懂得一些的，比如，她经常教育我要尊重别人。由于常年工作在外，偶尔回趟老家，村里的那些“新生代”们我几乎一个都不认识，即使一

些年龄稍长者我见了也是似曾相识。记得多年前的一天，我回老家探望父母，在村口遇到一位长辈，我与那位长者擦肩而过时没有下自行车，后来，母亲知道了，认为这是一次不可饶恕的错误，顿时忍无可忍，狠狠地“教训”了我一顿……

很多年过去了，然而直到今天，母亲还经常拿当年我的这次错误对我耳提面命。自那以后，我始终牢记母亲对我的一贯教导，再也没做过违反她意愿的事。

秋色老梧桐

■ 汪亭

踮，飘满一地，如花黄。

梧桐喜温，属于南方树种，树体高大挺拔，树皮青绿平滑。由于为树木中的佼佼者，自古便有梧桐引凤之说，所以又被称作“凤凰木”。

《诗经·大雅》的“卷阿”里有一首诗写道：“凤凰鸣矣，于彼高冈。梧桐生矣，于彼朝阳。萋萋萋萋，雍雍喈喈。”可见梧桐高贵，有气势，而且祥瑞。

草木中，我极爱梧桐。故乡庭院的水井旁就有一棵梧桐树（查阅了一些草木资料，才知其实是泡桐树）。听父亲说，是他年少时栽种的。如今，树高已二十多米，有一人环抱之粗了。

每年一到三月，桐花总会突如其来地结上枝头，铺天盖

地。淡淡的紫色，串串缕缕的极多，好似密密匝匝的小喇叭，齐齐地向春天呐喊。夏季的梧桐树，侧干粗壮，枝叶茂盛，是乘凉的好地方。午后或者夜晚，家人就会搬一张凉床，悠闲惬意地坐在树下聊着农事，拉着家常。

入秋后的梧桐，虽没了春夏的葳蕤绚烂，却另有一番日薄夕暮的人生况味。

黄昏，穿走长长的街道，两排梧桐矗立挺直。日光浓艳，好像丝绸的瀑布泻过稀疏萧条的枝叶，流淌遍地，金黄的一片，望不到尽头。仿佛误入了一幅风景油画，自然恬静，意蕴幽美。款款漫步，随意间，深一脚浅一脚，踩着松软的梧桐叶，脚下“喀嚓、喀嚓……”的声响，一路轻吟浅

唱，抚摸我的听觉。这秋声，绵软细碎，像一曲经年的琵琶小调，轻缓地弹奏着时光静好，日月流长。

夜晚，倚灯闲读，窗外万籁沉静，唯有潇潇秋雨，一片片、一声声、滴打着梧桐枯叶，敲击着空寂的屋檐石阶。不觉怀想起儿时时在故乡的庭院里，无忧无虑嬉戏玩耍的情景，拾梧叶，盖蚂蚁窝，捉蟋蟀，那般的纯真可爱。恍惚一觉初醒，便已长大成人，定居他乡。

而今，在这如水的秋夜里，临窗听雨，望着萧瑟凄清的梧桐树，毫无遮掩地老去，心境恰似“一点芭蕉一点愁，三更归梦三更后”。

梧桐，梧桐，秋老春生，一岁一枯荣；待到来年三月天，枝繁叶茂，依旧笑春风。可烟火尘世的我们，只能行走在岁月的单行道上。人生不能轮回，需当一步一步珍惜。

土烘地瓜

■ 李明

金秋十月，当参加滕州市柴胡店镇西沙河岸边刘村梨园“农家乐”时，不妨亲自动手土烘地瓜。

先用铲子在沟沿或河堤挖个土坑。再在还没有耙细的田地里捡一些椭圆形的土块，绕着土坑垒成圆锥形的塔，。注意垒的时候要小心翼翼，大的放在下面，小的放在上面，。特别在封顶的时候，要轻轻地放。否则会塌，前功尽弃。然后到田埂边、地头边去捡一些玉米

秸、豆秧、甘草等。再点着，小心翼翼地伸进土窑里。柴火要一点一点地往里送，并且用小木棍挑着，以防因缺氧而熄灭。还要注意蹲着时，要靠近火根，以免烟呛。等到土块烧红了开始停火，再小心翼翼地把地瓜放进去。然后弄塌土塔，让红红的土块覆盖在地瓜上。再在上面盖上一层三指厚的土，以防热量散失。等到闻到香喷喷的味时，用铲子除掉上面的土，再用铁夹子把土块一块一块地夹走。千万不能用手拿，因为这

土块还热，以免烫伤。带着炭灰、泛着黄色的地瓜终于露出来了！再从窑里夹起地瓜放在地上晾一晾。等到能用手拿了，再用杂草等抽掉炭灰，用手轻轻地剥掉地瓜皮，露出黄黄的瓤。那香味直扑你的鼻子，让您垂涎三尺。

您千万不能饿虎扑食，怕烫伤了您的舌头。您且慢慢地吃、慢慢地咀嚼。甜津津，酥绵绵，真是好吃极了！称得上是人间美食！

秋色浓处菊花香

■ 李群学

稼蔬菜类植物充满深情，却对花草不屑一顾：“中看不中用，白白浪费土地供养它们一场！”然而，父亲却对菊花情有独钟。我家小院的空地上，从春到夏，各种时令蔬菜应接不暇。随着秋色渐浓，一丛丛菊花依径绕篱，小院便灿烂明艳起来。

闲暇时，父亲喜欢坐在菊花丛里抽烟。他看菊花的眼神温柔缠绵：“这花儿好啊，性子倔，耐得寒，偏偏还一身本事，能酿酒泡茶，还能当药治病……”转过头，父亲难得温情地抚摸着我的头发：“女娃像花儿，你长大得像菊花儿一样。要洁身自好，经得起打

磨，多学本领，艺多不压身！”

小院年年菊开花好，父亲年年年在菊花丛里跟我念叨，得做菊花一样的娃娃儿。从懵懂无知到渐渐明理，父亲的话随着菊花香，润物无声地影响着我的成长。

父亲爱菊，母亲爱屋及乌，对菊花也充满了别样的深情。母亲钟爱的，是漫山遍野的野菊花。每年秋尽冬来之前，好像只是一夜之间，屋后的山坡上就披上了黄金甲，那是星星点点的野菊花开了。每每这时，母亲就眉眼含笑带着我：“走，摘花去！”一朵野菊花瘦瘦弱弱不起

眼，满山坡的野菊花绵延起伏，就呈现出惊心动魄的气势来。天蓝花香阳光懒洋洋，我在花丛里嬉闹，母亲低头摘菊花。等我玩累了，母亲已经摘了几大袋子菊花。

母亲把摘来的野菊花放在通风处阴干，找来老土布，为家人缝制安神明目的菊花枕。母亲年年都做菊花枕，从小到大，我夜夜都是枕着菊花枕入眠。时至今日，母亲已经年迈憔悴，菊花枕却年年清香依旧。我希望母亲福寿绵长，就像那徐香绕梁的菊花香！

秋色浓处，菊花香！菊花香，爱绵长！